



《交易》姊妹篇  
直指政治生态 官场生存  
讲述广电局长与市委大院背后的故事

欧阳娟◎著



版  
社

# 交易

《交易》姊妹篇

直指政治生态 官场生存

讲述广电局长与市委大院背后的故事

欧阳娟◎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手腕 / 欧阳娟著. — 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08.4

ISBN 978-7-80623-950-6

I.手… II.欧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2327 号

作 者	欧阳娟
出版统筹	单占生 丹 飞
选题策划	陈 静 丹 飞
责任编辑	杨 莉
特约编辑	萨之鱼
美术编辑	吴 月
封面设计	回归线视觉传达
责任校对	丁淑芳
发行总监	陈霖霏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
邮政编码	450011
本社网址	www.hnwyCBS.cn
承印单位	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700mm × 1000mm
印 张	17.25
字 数	263 千字
版 次	2008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623-950-6
定 价	26.80 元

# 第一章

## 1

陈婉凌的美是一把刀，不是剑。剑来得太直接太鲁莽了，她是稍稍拐了个弯然后才美出来的，既有刀的婉转又有刀的锋利。

在上下班的路上，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议论：

“快看快看，那就是陈婉凌。”

“哦，原来就是她呀，也就长得一般嘛。”

“其实我觉得她主要不是漂亮，是有气质，皮肤好。”

“那倒也是，身材不错。”

……

婉凌一手托腮无动于衷地看着车窗外。从十三四岁开始，到如今二十四五岁，类似于这样的话听了十几年，耳朵早就麻木了。

“哎，婉凌，看，那谁又来了。”同事用手肘碰了碰她，对远远站在单位门口的男人努了努嘴。

婉凌微微皱眉，转过脸去看路边的小白花。时值五月，艾城的每条公路两侧都开满了这种六角形的无名小花，婉凌为它们取了个名字叫做寄生花，因为这种花无法独立生长，它们总是缠绕在就近的树木上，藤藤蔓蔓，纠结不清。据说政府怕影响公路两侧树木的生长，曾下大力气清除，头一年连根挖掉了，第二年一开春又蓬勃起来，如此反复了好几年，终于不了了之。

婉凌一下车那男人就迎了上来：“陈、陈医生，我跟你说了个事儿。”

其实陈婉凌只是林湖乡医院的一名普通护士，乡里人一视同仁，只要在医院工作的职工，都统称医生。



# 手腕

婉凌假装客气地笑了笑，随即抬手看表，意思是“我没时间”。

“我、我只说一句话就走。”

“你说。”婉凌的语气像一根冰溜子，又凉又硬。

“我……我在这里等了你一个多小时……”

“噢，我知道了。”婉凌毫不客气地打断他，径直往医院里面走去。

“婉、婉凌……”男人一急，跑上来扯住她的袖子。

婉凌厌恶地往旁边闪了闪。

男人涨得满脸通红。他有一张极其俊美的脸，但一个男人俊美与否，并不是陈婉凌关心的。她心目中的好男人是那样的：长相不需要顶好看，但是个子一定要高，关键是有风度，如果能像王志文那样带有一点点艺术家的气质就堪称完美了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他要么拥有一份优厚的薪水，要么拥有一个殷实的家庭，她总觉得如果一个男人没有坚强的经济基础做后盾，再怎么有内涵也是洒脱不起来的。像林静辞这种徒有其表的男人，她是连眼皮都不会抬一下的。

“婉凌，你别误会，我是来给你送书的。”林静辞终于鼓起勇气说了一句完整的话。

陈婉凌讽刺地笑了笑，心想，天天送鲜花巧克力没讨着什么好，这会儿学会高雅了，送书。

“我这人贪玩，从不看书的，谢谢你的好意。”婉凌不留余地。

“不是的。”林静辞说，“是考试的书。”

林静辞压低声音：“我得到消息，今年六月份市里要招考干部，我们一起参加考试吧，你不是一直想进城吗？”

陈婉凌愣了愣，随即恼怒地瞪了他一眼：“谁说我一直想进城了？你少在这里瞎说八道。”

“你……你虽然没说过，但是我心里知道。”林静辞被她一呵斥，又畏缩起来。

陈婉凌仰头看了看天，眼神飘飘忽忽的，心里说不出的味道。

“真的，消息绝对可靠！”林静辞强调，“你知道，我们在乡里做干部的，这方面的消息多少灵通一些。”



他不说这话还好些。陈婉凌心想：你算哪门子的干部？不过是个跑腿的罢了！什么隐秘的消息轮得到你？如果连你都知道了的话，那恐怕全乡上下无人不知了。

被林静辞这么一搅和，陈婉凌整个一天都有些恍恍惚惚的，给病人拿药时弄错了好几回，幸好及时发现才没酿成大祸。

好不容易挨到下班，照例站在医院门口等班车，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她就觉得自己的青春好像就要在这场漫长的等待中消耗尽了。她抬手摸了摸脸，陡然意识到这张脸已经不再年少，似乎就在这一刹那间，就在等车的当口儿，它突然之间就老掉了。

“你不是一直想进城吗？”林静辞的话在拥塞的公车里浮动起来。

是，她是想进城。当她没完没了早出晚归站在路边等车的时候，当她挤坐在塞满牲畜的班车上时，当她看着一群群牙缝里塞满菜叶肉屑夸夸其谈的男同事的时候……这样的一些时候，她像一只发疯的鸟，迫切地渴望着箭一样的飞翔。

但是她从来都不说，她总是温和平静得像一首舒缓的小夜曲，哪怕内心再怎么惊涛骇浪，表面看起来都是水波不兴的。

所有人都以为她在林湖医院待得舒适而愉快，至少是待得不难受，甚至连她的父母都未必知道，她每天精心打扮一番准备出门上班的时候，内心充满了怎样激烈的抗拒。

没想到林静辞居然是懂得她的。念及至此，婉凌心上掠过一抹温情。但是这微小的一点点温情很快就熄灭了，代之以更强烈的厌恶，因为她突然意识到，他的这种懂得，并不是对她的了解，而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揣测。他的这种揣测，只是遵循了一种普遍规律，这个规律就是：在乡下工作的人，都渴望着进城。

想到了这一层，陈婉凌又烦躁起来，几乎想跑到乡里去揪住林静辞大骂一番。

陈婉凌出身书香门第，父母都是艾城一中有名的老教师，她是在学生们的众星捧月和父母的淑女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。很多事情对于她这样的女人来说，永远只会停留在打腹稿的阶段，比如说喊叫，比如说疯狂，比如说揪住林静辞大骂一番……她是一首高雅而婉约的古词，再怎么激烈的情感也是隐忍着徐徐道来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



所以当她在内心用最肮脏的语言咒骂着林家公子时，唇上始终保持着有一丝克制的微笑。她克制地给老妇让座，克制地与熟人招呼，克制地款步下车，克制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她前脚刚踏进门槛，林静辞的声音后脚就跟了进来。

“婉、婉凌，这几本书你还是拿着吧，有空的时候随便翻翻。”

此人真是岂有此理，居然找到家里来了！父母看见了会怎么想？他们的家教一向是极其严格的，自小到大，她从没带过男朋友回家，更别说还不是这关系的人。

“对不起，我对这些书没什么兴趣，谢谢你的好意。”婉凌说着就要关门。

“什么书？什么考试？”她没兴趣，她的父母却是兴致盎然，纷纷跑上来围住林静辞。

林静辞不慌不忙地先做了自我介绍，然后如此这般地解释一番，听得陈父陈母连连致谢。

“婉凌啊，不管真的假的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人家林同志也是一番好意，你就把书收下，有空的时候就读一读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”陈父自作主张替婉凌接了书。

“是啊，你在林湖也待了七八年了，够遭罪的，有机会考上来就好了。”陈母附和着，一个劲儿把林静辞往屋里让。

婉凌心知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如果今天让林静辞进了这个门，日后他就会以各种方式各种借口登堂入室，绝对不能开了这个先例。

婉凌抬手往门框上一撑，直视着他说：“那我先把书留下，过两天还给你。”

林静辞知道她的意思是谢客，只得悻悻地转身下楼，末了还不忘补充一句：“希望我们两个一起考上。”

“上”字还没说完，门板已经不留情面地合上了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像狠狠抽在脸上的一记耳光。

“牛什么牛？我就不信这辈子不能把你弄到手！”林静辞在心里发狠。



陈建涛五十出头，是个风雅之士，琴棋书画无一不通，他们年轻时是很时兴这一套的，不像现在，只崇尚钞票。他常常不无感慨地说，他们那时候不识字是最丢脸的事，如果谁不小心念错了一个字，会暗暗被人笑话好几天，不像如今，只要你有钱，你就算把“打猎”念成“打猪”也没关系，不但没关系，反而会引领一次新的潮流。

陈建涛膝下无儿，婉凌是独女，他把所有的希望和心血都倾注在她的身上，让她三岁识字，六岁作诗，七岁抚琴，十岁就多次在全国性的少儿书画比赛中获奖。可惜上了初中之后，由于功课紧张，这些雅趣都荒废了，好在陈建涛也没有非要培养音乐家、画家的宏愿，他只是觉得女孩子多学一点琴棋书画方可提高品位。

到如今，二十四五岁的陈婉凌品位确实不俗，不过也只是停留在这个“品”字上而已。对于艺术，她就像一个美食家，知道什么样的食物好吃，却做不出来。

婉凌喜欢听歌剧，她的同事就奇怪，那么鬼哭狼嚎似的声音，有什么好听的？她喜欢下围棋，同事们就更不能理解了，一盘棋绕来绕去，没有个把小时下不来，烦都烦死了，还是象棋来得爽快，再不行就跳棋吧，跳来跳去，活泼可爱。婉凌在生活中完全找不到志趣相投的朋友，好在她为人大方得体，虽然不甚合群，倒也并不招人讨厌，只是人生无趣，看电视成为她工作之余的唯一消遣。

这天，婉凌照例窝在沙发里追看一个连续剧，中间插播广告，她随手按动遥控板，翻到艾城电视台，播音员正用那种特殊的音调播报一个什么公告。婉凌没甚在意，一下就翻过去了，倒是在书房里挥毫泼墨的父亲留心到了，一个箭步窜出来，夺了遥控板按回去。

“……纪委两名，妇联一名，商业局一名，农业局一名……”

播音员继续用那种著名的声音不紧不慢地播报着，她每停顿一次，陈建涛就不由自主地回望女儿一眼。好不容易等公告播完，陈建涛急切地走过来拉着婉凌的手说：“真的招人啦，当初听了小林的话就好了。”

婉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也没什么好不好的，政府部门的普通干部工资还没我





们高呢。”

“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嘛，在医院当护士，发展空间有限得很，你看，你都干了这些年了，连个护士长都没当上，在机关提拔的机会多，接触到的人群也不一样，那档次就上去了！对了，那次小林送来的书被你扔哪儿去了？快找找！我帮你找找。”

“爸，你就别瞎忙乎了，”婉凌懒洋洋打个哈欠，“我不理你了，睡觉去。”

陈婉凌反锁了房门，翻开被褥从床垫下抽出一本做满了笔记的书，仰面躺在床上，露出了一个充满憧憬的微笑。

其实，自上次林静辞跟她提到招考干部的事情之后，她每天至少要躲在房间里看五个小时的书。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孩，知道机会的重要性，只是，她不想把这种急切想抓住一个机会的心思暴露给外人看，甚至包括自己的父母。再者，她怕万一考不好，搞得尽人皆知就更不好了，当然，考不好的可能性是很小的，她一向是个自律自强自信的人。

一个多月之后，陈婉凌以笔试第二、面试第一的成绩顺利进入市妇联工作。林静辞也参加了考试，可惜第一轮就被刷下去了。

### 3

第一天上班，陈婉凌起了个大早，想要做些准备工作，可是新的工作还没上手，不知道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准备，东摸摸西摸摸，折腾了好一阵子，结果只是梳了一个齐整的头，化了一个精致的妆。

女儿凭本事换了个新工作，做父母的当然感到骄傲，特别是陈建涛，总有些抑制不住地想要呵呵笑几声，又怕妻儿取笑他不够庄重，因而紧抿着嘴，生怕那笑声一不小心就要从齿缝间逃逸出来。

婉凌以前到乡下上班都是搭班车，受够了人群拥挤在一起时散发出的恶味，一到城区上班就迫不及待地买了一辆本田摩托车。第一天骑车上班，父母放心不下，陈建涛嫌柴草间的门太窄，怕婉凌推车不方便，叫她在一边等着，他先帮她把车子推出来。



陈建涛平日都是骑自行车的，对于摩托车的了解还不如女儿多，不过看他这么高兴，婉凌不忍拂了他的好意，就由着他去了。车子推到门口时，门框上一个钉子钩住了衣服，陈建涛毕竟有了些年纪，身手不够灵活，又不想在女儿面前示弱，暗暗用劲儿一挣，只听哧啦一声，袖子撕了个口子。

婉凌轻呼一声，扑上去帮忙。

陈建涛把车子交给女儿，拍了拍手说：“没事，回头让你妈补补。”

撕了道这么大的口子，怎么补得起来？婉凌不由得有些心酸，说：“还补什么？回头我给您买件新的。”

陈建涛大而化之地摆了摆手，说：“没事，家里还有好多衣服穿不完。”

又说：“去吧，别迟到。”

婉凌点了点头，发动摩托车冲出去，跑了四五十米，还听见父亲在后面喊“第一天上班，凡事机灵着点”。

她匆促地转身挥了挥手，表示听到了。

父亲瘦高的身影像一根旗杆一样杵在那儿，撕破的袖子像一面旗帜，他的眼睛里闪耀着二十几年来积蓄起的所有的爱的光亮。婉凌被这光亮照得睁不开眼睛，鼻子酸酸的，说不出个什么滋味。

摩托车穿过住宅区，向着市政府办公大楼的方向驶去。街道两侧的法国梧桐散发出悠远的清香，细碎的树荫闪烁闪烁拍打在脸上，婉凌抬头做了个深呼吸，一切都是崭新的。

艾城是个县级市，市妇联只有两个办公室，人员结构也比较简单，一正一副两位主席，一名办公室主任，一个普通干部，加陈婉凌一起总共才五个人。主席以下口头上都通称“主任”，陈婉凌也就跟着沾光成了“陈主任”。

两位主席是早见过的，面试的时候婉凌就是由这两人相中的。办公室主任姓刘，三十出头，是个雷厉风行的角色。另一位姓付，二十七八岁，长着一张生硬刻板的脸，不笑的时候看上去很局促，一笑起来就更加局促了，旁人看着这笑容，都要不由得感染上这种局促，变得手足不安。

婉凌一一与众人打了招呼，客气地称呼这姓付的同事为付老师，付老师略抬



眼看了看她，目光落在她的衣服上。

与付老师的衣服一对比，婉凌的衣服就显得过于鲜艳刺眼了。其实她上班之前仔细考虑过着装问题的，她知道在机关上班不能穿得太新潮，特地挑了一身淡黄色的套装，原以为已经足够保守了的，没想到还是遭遇了这种不以为然的目光。婉凌下意识地理了理上衣的下摆，一天的好心情都被这轻描淡写的一个眼神给毁了。

付老师的全名叫付小平，一个很容易被人忘记的名字，她本人也像这个名字一样，瘦瘦小小，相貌平平。如果不是同事，像这样的女人，就算见过十次，你也记不住她的相貌，可是对于婉凌来说，她却是一个不得不引起重视的存在，因为在办公室里，只有她一个人与她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，换句话说，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大部分都是分派在她们两人手上合作完成的。婉凌初来乍到，业务不熟，自然希望跟她处好关系。

“付老师，我初来乍到，很多东西都不懂，您要多教教我。”办公室只有她们两人的时候，婉凌没话找话地与之攀谈。

付小平从报纸上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，嘴唇动了动。婉凌以为她要说什么，等了半天，她却什么都没说，仍旧低下头去看报纸。

婉凌被这种静默的气氛搅得有些不安，于是进一步搭讪说：“付老师在妇联工作好几年了吧？”

没想到付小平听了这话，“啪”的一下重重地放下报纸，头也不回地走出办公室上别处串门去了。

这一串就串了整整一上午，婉凌一个人被晾在那儿，又是气恼又是不安。早就听人说机关的人势利眼，但也不用做得这么明显吧？她第一天上班，又没得罪过谁，自问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，没做什么不该做的事，为什么要承受这种冷遇？罢了罢了，婉凌心想，她不理我，我也不理她就是了。我堂堂正正通过正规考试进来的，又不靠巴结取巧，她一个普通干部能把我怎么样？谁怕谁呀？

到了下午，婉凌又想了一个回头：自己毕竟是新人，处理好同事关系还是很有必要的，要不然人家说我没素质。到办公室见到付小平，又温和地笑着打了招



呼。付小平还是那样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，不过没再出去串门了。

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，刘主任和徐副主席回来了，婉凌只知道她们从上午就出去办事了，至于办什么事，她们没说，她也不便去问。后来在机关待得久了，婉凌总结出—条规律：老人都爱跟新人玩神秘，哪怕是出去上个厕所，都要玩悬念，藏而不露，故意让你摸不着头脑，以为他们在办多么重大的事情，以为他们多么有能力多么有水平。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，让你瞎琢磨，琢磨得晚上睡不着觉，琢磨得影响正常的工作和学习，在你前进的道路上增加阻力。

“怎么样，第一天上班，还习惯吧？”

徐副主席以长者的身份略微表示了一下关心，就上另一个办公室跟梅主席谈工作去了。

刘主任的办公桌与婉凌相邻，她微笑着拉开椅子坐下来，摆出一副准备长谈的样子。

“怎么样？小陈，第一天上班，还习惯吧？”

刘主任和徐主席问了一个相同的问题，不过态度却是截然不同的。徐主席的语气是让人觉得她的问题只是表示友好，是不需要回答的，而刘主任的语气却是希望你能够多说一些，尽量说得仔细。

“挺好的，谢谢刘主任的关心。”婉凌略微欠了欠身表示客气，接着说，“只是我对工作还不熟悉，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。”

“适应几天就会好的，你这么聪明伶俐，以后是要挑重担的。”刘主任并不给予正面的指引，只跟她打官腔。

婉凌心知在她嘴里暂时还听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，于是也跟她左—轮右—轮地说着套话，如此说了十几二十分钟，婉凌头都给绕晕了，不由得觉得空虚乏味，还不如在医院里听病人家属的唠叨呢。

就在婉凌略感疲乏，想要结束谈话的时候，刘主任话锋—转，笑笑地凑过来问她：“你觉得付小平怎么样？”

“啊？”婉凌愣了一下。看刘主任的神色，似乎是想跟她详细地谈—谈付小平这个人。



“怎么样？跟她一起工作还顺手吧？”刘主任进一步说。

“第一天上班，还谈不上什么，”婉凌留了个心眼，“付老师看上去很稳实持重的，跟她一起工作，肯定可以学到不少东西。”

刘主任点点头说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

虽然刘主任说“那就好”，可婉凌知道，她给的回答，并不是刘主任想要的。可刘主任究竟想听怎样的回答，她也说不上来。或者其实她是说得上来的，但是，她毕竟不是一个幼稚的黄毛丫头，有些东西，即使说得上来，她也不会去说。

“哎！该下班了！还不走？”刘主任突然提高声音一吆喝，还重重往她肩膀上拍了一下，说着就锁好抽屉，拎着挎包出去了。

婉凌心想，明明是你缠住我要讲话的，这会儿却好像是为了陪我说话耽误了下班似的，心里就有些不舒服。可是再不舒服又怎么样呢？办公室只剩下她一个人了，她也只得锁好抽屉拎着挎包出了门。

陈婉凌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，才发现整个办公楼早已寂然无声。

#### 4

要不要跟付小平搞好关系？怎样跟付小平搞好关系？这个问题成为陈婉凌当前工作中最大的困扰。上班不到一周时间她就发现妇联办公室虽然有五个人，实际上坐班的却只有她和付小平两个。刘主任经常在外面办事，徐主席神龙不见首尾，梅主席倒是天天都来的，可她坐在另一个办公室里玩神秘，没什么重大情况一般不露面的。这可苦了陈婉凌，天天对着一张苦瓜脸。付小平虽然不怎么说话，却老是用一双鹰一样的眼睛把她从上看到下，从下看到上，像一架机关枪在身上扫荡，再经看的女人也要败下阵来。

不行，必须扭转这个局面！下次见了付小平，陈婉凌就主动出击，先盯着她从上看到下，从下看到上，反反复复看了无数遍。付小平是习惯盯人，却从没被人盯过，她长得这么干巴瘦小，估计从来没被男人好好看过一眼。婉凌是受惯了注视的，在这场眼神的搏斗中，自然更经得起考验。不到五分钟，付小平就败下阵来。

“你老盯着我看什么？”

婉凌神秘莫测地笑笑，低头看报纸。

“哎，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”付小平沉不住气了。

婉凌是有备而来，不慌不忙地再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付姐，我发现你今天有点特别。”

“有什么特别？哪儿特别了？”

婉凌还是低头看报纸，笑笑地不说话，过了老半天才冒出一句：“总之是跟平时不一样的。”

“有什么不一样？”

“怎么说呢？满面春风的，该是交了什么好运吧。”

付小平正色说：“小陈，我们都是思想有素质的干部，是堂堂正正、正正经经的人，你虽然比我年轻几岁，可年纪也不小了，不要乱讲话！”

“啊？”婉凌没想到她会这么上纲上线，一时有些讪讪的。

付小平看起来不声不响的，没想到教训起人来却是这么伶牙俐齿，占了上风，更是得理不饶人：“小陈，我们老一辈的人，跟你们年轻人不能比，你们是什么都想得开，什么都看得淡，对什么都无所谓的。我们这些老古董是很严谨的，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，不该做的事情从不沾边……”

付小平越说越远了，婉凌听得越来越不是滋味，再好的修养也忍不住了，打断她说：“付姐，您言重了，您最多也就比我大个两三岁吧？保养得好，看起来比我还年轻些呢！什么你们我们的，大家都是同龄人，你们不就是我们，我们不就是你们吗？”

“还是有差距的，还是有差距的……”付小平是一心要跟陈婉凌撇清，只恨一时找不到什么利害话。

婉凌打个哈哈站起来，把付小平的手一拉：“走走走，上洗手间去，我憋不住了。”

“我又不不要去，你自己去吧。”付小平生硬地拒绝。

“去一下嘛，就当做运动，老坐着对身体不好的。”

“哎，没见过你这种人，上洗手间也要搭个伴的，你无不无聊啊？”

付小平说得严肃，言语间颇有轻视的意思，陈婉凌只当听不懂，笑笑地直把



她往卫生间推。路上有别个单位的人见了，凑趣说：“咦？这么快就混熟了？亲得跟姐妹似的。”婉凌就天真地笑：“付姐人好，对我很照顾的。”

付小平对她怎么样，陈婉凌心里清如明镜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既来之，则安之，与其成天生闷气，还不如自己主动点，希望通过长期的感化，付小平的态度能够有所好转。她们之间毕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只要她多多表示热情，付小平总不会是一座永不融化的冰山吧？就算她真是一座永不融化的冰山，那也没什么要紧，其实她也并不想跟她成为什么真心真意坦诚相见的的朋友，陈婉凌自问没有这个能力，她只要能够制造出一个其乐融融的假相就足够了，至少不要让外人一看就知道她在单位受尽冷遇。

当然，陈婉凌也并不是一味委曲求全的人，有些不能退让的地方，她还是毫不含糊的。比如说刚刚付小平说她“乱讲话”，她当时听着就有些不顺耳，看她气势正旺，就没去顶撞，免得激化矛盾，等到从洗手间回来在办公室坐定之后，她才杀了个回马枪，不急不躁地说了句：“我从不乱讲话的。”说完后专心看报纸，再无下文。

在外人看来，陈婉凌品貌俱佳，又有疼爱她的双亲，应该是没吃过什么苦，没受过多少挫折的，但是事实恰恰相反，正因为她小时候在家里得到的宠爱太多，外出求学后心理上的落差才更大。她自小与父母住在学校，学生们都知道她是陈老师 and 吴老师的女儿，都喜欢跟她玩，凡事让她三分，在她心里造成了一个错觉，以为自己天生就是受欢迎的，是比别人更强有力的。进了卫校读书之后，她才发现自己跟别的女孩没什么两样，漂亮的还有更漂亮的，可爱的还有更可爱的，要想得到更多的拥戴，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，从这时候她就开始在人际关系方面留心。毕业分配在乡医院当护士之后，她更是经受了人生中致命的打击，很多条件优秀的男孩一听说她在乡下上班，眼神里就会闪动一丝不易察觉的轻慢，她在父母的极力怂恿下去相过几次亲，那些相亲对象第一眼看见她时都是眼前一亮，等到互相介绍情况之后，那眼睛里的亮光就像陨落的流星一样呈现出垂死滑落的线条。长得再漂亮又怎么样？再有素质又怎么样？再心高气傲又怎么样？还不是一次次被这些势利小人放在案板上挑肥拣瘦？在龙湖医院长达八年的工作时间，



陈婉凌彻底地明白了什么叫做现实。这个世界整个儿就是一个生意场，无论你想得到什么东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所谓的代价包括金钱、时间、拼搏，甚至是生命。她还年轻，她有的是时间，她充满自信，确信在这场命运的扭打中终将克敌制胜。

5

办公室来了个年轻漂亮的女干部，楼上楼下的小伙子们都坐不住了，有事没事往妇联跑。这些小伙子大部分是通过公务员考试招聘进来的大学生，多数是外地人，在艾城没什么背景，在工作上的野心也不是很大，机关里的很多禁忌对他们约束力相对较小，像这种凑热闹看美女的事情也只有这群人才会去做。陈婉凌不了解情况，以为这些人本来就喜欢串门，也就没往心里去。付小平可看不惯，以前她天天一个人在办公室坐着，口水都憋臭了也没个人主动跑来说话，现在却一刻都不得清静，且这些人因跟婉凌不熟，不便主动攀谈，就拉着付小平做中间人，搞得她跟个传声筒似的。付小平来得比陈婉凌早，资历比陈婉凌深，岂能甘心做陪衬？所以一见有人进来，她就跑到隔壁单位小坐。既然坐下来了，就免不了要说些闲话，这些闲话自然以陈婉凌为主角居多，而从付小平嘴里讲出来的陈婉凌，又自然免不了带上诸多偏见。

婉凌小时候练过书法，工作间隙喜欢趴在桌上写两笔。这天，她正用小狼毫抄写鱼玄机的诗词，写到“自恨罗衣掩诗句，举头空羡榜中名”时，走进来一个三十五六岁的中年男子，轻声击掌说：“好字，好句。”婉凌细看那人，好像见过几次，一时又想不起来究竟是谁，于是红着脸说：“闲着没事，瞎写的。”那人摆摆手说：“鱼玄机虽是女子，其诗词倒是颇为大气，你写的虽是小楷，然而运笔潇洒，颇有些大家风范。这样的诗配上这样的字，倒是绝配。”说着，拿起她随手写在稿纸上的蝇头小楷细细品读起来。

刘主任抱着一堆办公用品风风火火往办公室赶，旁边有个女人“嘘”的一声将她拦住，努了努嘴说：“先别进去，人家正忙着呢？”

刘主任没听明白：“谁啊？忙什么？”

女人撇了撇嘴说：“还有谁？”





# 手腕

刘主任见付小平也在这儿坐着，心知办公室又来了什么对陈婉凌好奇的男孩。刘主任觉得办公室新来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，男孩们兴奋一阵子也是人之常情，时间长了自然会恢复平静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不过，既然人家叫住了她，她也不好拂了人家一番好意，就放下东西来与她们闲聊几句。

“怎么？又有帅哥来了？”刘主任嬉笑着问那女人。

“我看你和小平可未必吃得住她……”女人把结尾处的“她”字咬得特别重，斜眼打量刘主任的神色。

付小平一听这话就不服气了：“什么吃得住吃不住的？不就是年轻几岁吗？”

刘主任只笑笑地不置评，岔开话题谈论她新买的办公用品。

女人进一步试探说：“我看可不止是年轻几岁这么简单……”

付小平说：“她还有什么本事？再不然，就是这些让男人围着她转的本事！要论工作能力，那可是没什么大不了！”

女人说：“让男人围着转的本事，才是大本事。”

付小平恨恨地骂了句：“狐狸精！”

女人说：“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她看男人的眼神和看女人的眼神都是不同的。”

付小平说：“有什么不同？”

“她看女人时，眼睛是直直地看过来，看男人时，是先低了头，再挑起眼睛往上看。”女人说。

刘主任呵呵笑说：“你观察得倒是仔细，我怎么就没发现呢？”

女人说：“回头你仔细看看，就是这样的。”

付小平附和着说：“是这样的。”

女人又说：“还不止这些呢！她们这些做护士出身的女人，有的是办法！”

付小平说：“我听说在某些沿海城市，做护理的女人就是那个……”

女人补充说：“高级妓女。”

被她说破了，付小平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局促地点了点头说：“我也是听说的，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。”

女人说：“反正无风不起浪，看你们办公室那个，这方面的功夫就不弱。”